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 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

「亞洲共同體：東亞學的構築與變容」系列講次(4)

講題：從佛教的東亞變容看日本佛教：以最澄的大乘戒為例

涂玉盞 教授
(2024.10.03)

摘要

前言

本次講座以「從佛教的東亞變容看日本佛教：以最澄的大乘戒為例」為題進行講課。講者首先以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發表的「全球宗教景觀」及日本每年發表的「宗教年鑑」為開場，介紹佛教信仰者在美國、日本的分佈現況。接著從佛教的傳播、日本佛教與戒律，陳述在東亞佛教的變容上看日本佛教的特色。

日本的宗教信仰

宗教學者阿滿利磨的《日本人なぜ無宗教なのか》談到：「大家都說日本人是無宗教信仰的，想必這只是相對於創唱宗教而言的」。創唱宗教指的是擁有特定教祖和明確教義的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等有特定教祖和明確教義。印度教和日本的神道則沒有特定的始祖。日本文化廳每年發表的《宗教年鑑》顯示日本的「宗教信仰人數」大於「總人口數」，這說明一部分的日本人在問卷調查上認為自己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信仰。又2023年的《宗教年鑑》顯示神道系人口數(51.5%)大於佛教系人口數(43.4%)。

佛教是哲學？還是宗教？

亞里斯多德常被引用的名言：「哲學起於驚愕」。這裏所謂的「驚愕」，歷來學者的解讀是生命中的怖慄感。叔本華：「哲學和宗教都體現了人類的形而上的渴求，是回應生命無常而發展的結果」。史懷哲：「任何宗教或哲學，若非建基於對生命的尊重之上，都不是真的宗教或哲學。」從以上角度看，哲學和宗教同樣都涉及對生命的關懷。

一般認為：哲學的基礎是理性，是要透過理性分析去認知的。而宗教是根據信仰而建立的。哲學以理性自重，但理性並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丹，因為世上許多問題是超出理性所能解決的。另外，宗教的形成不是無故地瞬時產生的，通常有其歷史淵源。基本上哲學屬於少數，作為一個社會的現實問題是比較簡單，對社會

大眾造成的衝擊也比較小。但宗教一旦在現實社會中出現狀況，通常不會是一個單純的宗教議題，經常與民族、語言、經濟、政治，甚至軍事等其他社會現實糾纏在一起，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後果通常很大，是我們必須步步為營的。

那麼、佛教到底是哲學還是宗教呢？這個答案也許應該回到佛教本身來看。

佛教的八萬四千法門

佛教創始於西元六世紀，由35歲悟道的釋迦牟尼佛(以下簡稱釋尊)所說。開悟後釋尊說法49年，這49年的法被佛弟子集結成冊，傳到中國的經(1420部)·律(84部)。主軸在「離苦-得樂」，終極目標在成佛。但成佛的方法因人而異，所以經中說釋尊為度眾生說了八萬四千法門。內容包含般若、中觀、唯識等非常需要哲學思辨的教理。因此釋尊也主張告誡佛弟子們，聽聞佛法後，要思維，而後認真修行。

日本佛教的特色—以戒律為中心

佛教源於印度，日本佛教的特色播到全世界。傳至世界的主要路綫線有往南的南傳佛教、往北的漢傳佛教及西藏系佛教。其中漢傳佛教以中國為源頭，傳至韓國、日本等維繫東亞長達二千年的精神支柱和友好交往，形成了以大乘佛教為特色的漢語圈佛教，也稱東亞系佛教。

日本佛教源自中國，在受容上卻展現了非常不同於中國佛教的特色。首先日本佛教以「現世中心」的想法，來詮釋佛教「超越現世」的思想。聖德太子的《法華經義疏》卷四，對法華經經文：「常好坐禪，在於閑處，修攝其心」，做詮釋如右「常に坐することを好む少乗の禪師に親近せざれとなり。…私積少しく異なり。…今、之を須ひず」

以上，可見原本佛教主張遠離都會到僻靜的地方禪坐修行，聖德太子卻說這是小乘禪師的行為，詮釋中強調在世俗生活中實踐真理，以鎮復國家為主。這是日本佛教特色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接下來以最澄的大乘戒為例，來看日本佛教的特色。

戒律可說是佛教教團的生活公約，沒有戒律教團組織難以成立。中國的鑑真(688-763)把中國出家人實踐的「四分律」(屬小乘戒)。中國僧人受戒時同時受大小乘戒。一般而言，小乘戒規範僧人日常的生活，大乘戒又稱菩薩戒，可說是規範修行者起心動念的理想指標。最澄說，大乘戒精神的根本在於「真俗一貫」。「真」是出家人，「俗」是世俗的信徒。最澄(767-822)主張，出家人和在家人遵守同樣的戒律。

四、結論：

日本佛教自最澄主張大乘佛教只需採用大乘戒無需小乘戒以來，日本佛教的戒律漸漸變鬆散，成為後世日本僧人過世俗生活之契機。到了鎌倉時代法然(1133-

1212)主張不論守戒、破戒，只要念佛都可以往生。實際上法然的教團中無視戒律的行為，甚至有所謂「造惡無礙」的橫行，一度成為社會問題。親鸞(1173-1263)越後流罪時被迫還俗，以此為契機提倡「非僧非俗」，親鸞的「妻帶」生活，成為真宗的特徵。明治以後擴展到其他宗派，成為日本佛教的特徵之一。

涂玉盞 整理 2024.10.6